缅北电诈真相，比《孤注一掷》更黑暗

原创 詹世博 新周刊 2023-08-19 08:10 发表于广东



媒体人花总曾数次前往缅北，与多位“黑老大”有过深入交流。据他观察，当地人对电诈是既恨又爱，甚至爱大于恨。

作者 | 詹世博

编辑 | 晏非

题图 | @花总丢了金箍棒

今年，缅甸成了热搜常客。

前一段时间，舆论关注的主要是受害者的离奇遭遇和诈骗团伙的惊悚手段。但如今，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，有受访者对媒体表示，缅甸已经被妖魔化了。

疑点从四面八方涌来：一些声称自己被骗去缅北的人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后来为何又回缅甸？被迷晕后一觉醒来就到了缅甸的说法，可信吗？“噶腰子”的传言有几分真几分假？缅甸为何成了电诈高发地？



缅甸腊戌中心市场。（图/@花总丢了金箍棒）

我们随即联系到一些孩子被困在缅甸的受害家属。这其中，有的人因为孩子失联而患上了重度的精神疾病；有的人虽然能确定孩子的坐标，却被告知需要付巨额赎金，对方才肯放人；有的家长东拼西凑交了赎金，电诈公司的老板也不肯放人，有的孩子甚至被二次贩

卖。

当然，也有部分家庭足够“幸运”，盼到了平安回国的孩子。

一位前电诈成员向我们讲述了他从缅北死里逃生的故事：他被发小以“月入过万”的“高薪工作”诱骗到缅甸，抵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接受培训。诈骗话术共有5页，他被罚抄了很多遍。他们只干“杀猪盘”，在小红书、陌陌和抖音上扮演即将退役的军官，诱骗女性与他们合伙“做生意”。

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4个规矩：①敢拍照就活埋；②公司的钱到了你的账户，就是你离死亡最近的一步（有人试图私吞赃款，下场很惨）；③不能赌博、吸毒；④不能打架，打输了关小黑屋，打赢了罚20万人民币。

前三个月他只开了两单，骗了不到3万人民币。第四个月，他实在干不下去了，便用QQ联系自己的姑姑。家人们筹了20万人民币，让他得以顺利回国。他已经忘记和父母团聚时说的第一句话，只记得换成泰铢的20万人民币，多得连两个麻袋都装不下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、被骗至缅甸的中国人的遭遇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来自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却显示，事情并非只如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。

有孩子被救后，反而不舍得离开缅甸；有从缅甸回来的博主在直播中失言，承认自己去缅北并非被迫；还有人提出，想从中国偷渡到缅甸，一般都需要花重金找熟手带路。电诈公司的老板把10多万元的偷渡费花在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身上，是不是有些不合常理？

真相究竟是怎样的？我们采访了花总——一位数次前往缅北、也曾与多位“黑老大”深入交流过的博主。他的见闻和观察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缅北电诈产业。

以下是花总的口述。

01

电诈公司，比你想象的卷



2016年，内比都议会大厦内采访联合国官员的各国记者。

2015年2月，缅北果敢爆发武装冲突。当时彭家声领导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想收复老街地区。3月23日我飞抵临沧，包车去了边境上的镇康县，希望能采访同盟军。我在南伞国门对面的宾馆里等了6天，才获准前往同盟军营地，采访311旅旅长和前线战士。这成为我此生难忘的经历。

2016年春，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在大选中获胜，我以社交媒体博主的身份申请采访总统就职，获得联邦宣传部批准前往内比都，见证了政权更替。更早时我还去佤邦首府邦康寻访过“E租宝”在当地的活动线索。这些经历成为我与缅甸之间的特殊纽带。

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缅甸。因为种种因素，现金网（电诈）这个选题一直缺少媒体深度地去做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实地去探访一下。

我在仰光、掸邦和克伦邦采访了一些从业者，还认识了两位盘总（电诈公司老板）。得以了解了一些电诈行业的内幕。

这些采访有多颠覆我的刻板印象呢？举个例子吧，IBM公司有个可视化情报分析软件叫i2，警察可能用它来分析电信诈骗案件。一位盘总告诉我，他的手下人正在学习怎么用它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手下有个高学历团队，自称是“博士班”。他们从特殊渠道购买超高净值客户的一手资料，从中筛选目标对象，然后量身定做陷阱。

前两年NFT很火，这个“博士班”就靠红极一时的“土狗项目”挣得盆满钵满。他们和币圈人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他们未必相信区块链，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行骗，而且骗的都是真正的有钱人。



水沟谷。

这个团队里，还有因为生意失败跑路的人，他们当过老板，设计出来的话术和剧本就更真实，这就让普通人更加难以分辨。

他们擅长“精聊”（精神聊天），这是一种带有PUA性质的聊天方法。“精聊”会用在各种投资和博彩骗局里，最终指向“杀猪盘”。

开发精聊话术的老师中，有不少人从事过传销或保险培训。为了“精进”，他们每年看的书可能比我还多，毕竟话术组不能一招鲜，吃遍天。采访他们的难度是最高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人精，话里夹的不是钩子就是防弹钢板。



（图/@花总丢了金箍棒）

没有足够的料（客户信息），这些骗局也很难玩下去。客户资料就成了这个行业最宝贵的东西。现金网员工平时要到各种社交平台上去钓鱼，物色筛选诈骗对象。也有一些公司会

从黑客和数据贩子手里买料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。

从各种途径泄露的个人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黑市。去年就曾有75万条人口信息被人以十个比特币的要价出售。再比如，那些金融理财机构里泄露的高净值客户资料，里面还有客户经理整理的客情信息，这些对于诈骗集团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。



2023年春，花总抵达腊戌机场。（图/@花总丢了金箍棒）

有些为有钱人专门定制的高端骗局，诈骗集团在国内的同伙甚至会近距离去观察了解对方的日常生活。整个诈骗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标的一般都高达千万以上。

你以为那些生意人都很精明，但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总有一款适合他的骗局等着他。为所谓的大老板设计的骗局，也都是懂行的人设计出来的，他们懂真正的投资，也了解外贸与房地产，聊起来完全就是内行，那是装无数个反诈app也防不住的局。

至于普通人接到的骚扰电话、诈骗短信、裸聊邀请等，都只是整个诈骗生态链的长尾效应。

02

电诈，灰产局中的一个棋子

纵观缅甸诈骗问题的历史经纬，电诈只是缅北黑灰产的一个环节，如果只在这一个环节里，你是看不到它的全貌的。

举个例子，它的前端有窃取、贩卖各类隐私的社工库与信息黑市，以及专门组织人员偷渡的“走线”；后端则有专职洗钱的“水房”。

对于电诈公司来说，洗钱是最大的成本之一。大部分水房是外包的，少数是自己的。水房的任务是把大额资金快速化整为零地转移、提现。

他们会从“卡农”（出租、出卖银行卡的人）的手里拿到很多银行卡，骗到钱后迅速分流到二级、三级账号，然后取现，这个流程称之为“跑卡”。他们还会安排人去买黄金首饰、茅台、高档手机、劳力士等，然后由“车手”去销赃。

相比“跑卡”，现在“跑码”（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码）的比例更高。“跑码”会通过专门的跑分平台放单。很多年轻学生贪图小利，在这些违法平台上帮人刷单、充值，结果成了洗钱的帮凶。很多平台甚至本身就是骗局，直接就把这些小韭菜给割了。



2015年花总采访同盟军。（图/@花总丢了金箍棒）

缅甸的电诈公司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，即便是巅峰期，整个缅北的"从业人员"也就不到20万人。

在缅甸搞黑产，其实并不轻松。现在电诈已经卷得很厉害了，就像盘总，他还和我探讨过AI技术和生意结合的可能性。大部分公司都希望招聘有经验的熟手。也会有一些新盘冒出来，这些新公司招不到人，就会用各种花招去拉人头。

这个产业发展了很长时间，可以说是"百花齐放"，有些公司业务综合性强，但也有只做单项业务或配套服务（比如跑分）的。有些团队确实在规模、模式、管理、效率上更胜一筹，甚至还搞团建。差一些的公司可能连资源（诈骗用的QQ号和微信号）都要员工自己掏钱买。



（图/《孤注一掷》）

和我聊的这位盘总，现在想的是怎么样把员工福利和企业文化做好，让大家能够安心在这个地方诈骗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企业家，只是行业特殊。当然，不管他们怎么包装、标榜，本质上都是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

他们一直很关注网络上的舆情，但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形象，而是舆论导致的外部风险变化。就像盘总，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只日默瓦手提箱，里面放的是从国内偷运出来的父母的骨灰。作为一个“孝子”，他随时都准备带着父母跑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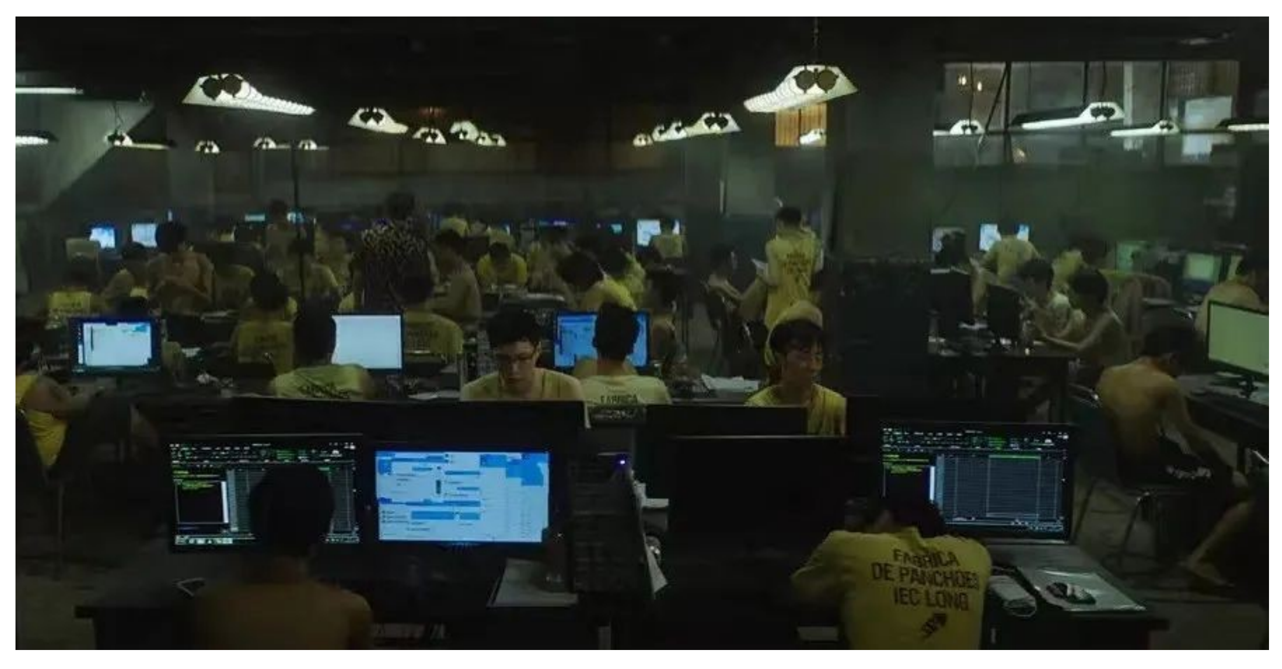
03

“大部分人上了贼船就没想下来”

我所见到做这一行的大部分人，都是自愿的，他们本来就想捞偏门。为了不被边检拦截劝返，他们往往会凭第三国的旅游签出境，有些头铁的还会从海上偷渡。为了发点歪财，他们也算前赴后继了。

有些人入职后发现钱不好挣，可能会想换公司、换园区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，大部分人上了贼船就没想下来。有没有真被骗过去，然后想逃的呢？可能有吧，但多数是没挣到钱又脱不了身，才想逃的。

园区的老板（房东）有时会对入驻的盘总说，不要逼得太狠，要细水长流。可是对绝大部分盘总来说，现金网业务已经过了发展巅峰期，要攫取暴利，就离不开对底层员工的压榨。很多公司的上班时间，都是早8点到晚上11点。



（图/《孤注一掷》）

有些公司招人时套路特别多，比如返佣、月涨薪、接赔付，实际待遇往往不行。但入职后才后悔，已经迟了。大一点的园区里什么都有，工作生活一条龙；有些小园区其实就是一栋楼，住宿搞不好还要打地铺。所以"狗推"们（杀猪盘里的业务员）也会建群，互相提醒哪些公司和园区"口碑很差"，尽量绕着走。

有赔付在身的，一般只能在园区内活动。赔付主要是前期公司垫付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机票、食宿与签证。如果你是偷渡过去的，那赔付有可能就很高。疫情期间，云南边境"走线"的费用一度高达十几万元，甚至有人专门骗电诈公司路费。

即便是现在，把人从昆明运到西双版纳再送境外的费用还是不低。现在云南边境管得非常严，"走线"被拦截查获的风险很高。

如果你背了几万元赔付，不干个百万元业绩，肯定是走不了的。有些公司会开出半年甚至

几个月免赔付的条件来吸引人。当然，也有不少公司会贩卖人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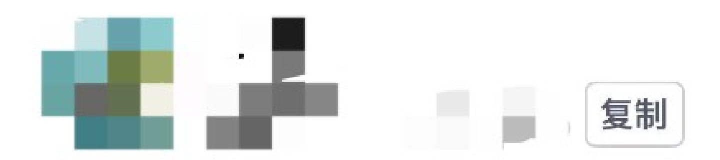
< 返回 同城服务



本人团队求职 多年管理经验 人在国内 寻找一个靠谱的公司来谈待遇

国内

2天前 感兴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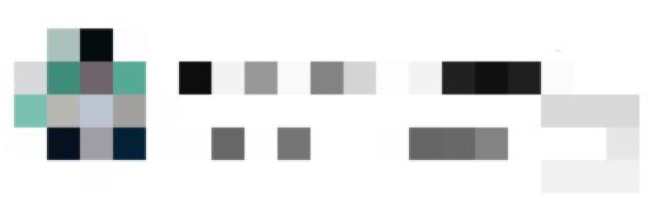


初来乍到 是中国的听说这里工资很高来试试 有没有人帮我找工作 女 18岁



妙瓦底

2天前 感兴趣



本人在老街，想找一[redacted]适的工作，那里有，小

招工，联系一下，不怕苦不怕累，做什么事都



我的

电诈之恶被热议的当下，依旧有网友在某软件上发布关于缅北的“求职”信息。

现在过去的基本都是男性。即使在缅甸联邦政府都控制不了的缅北，也是有当地的司法体系的，如果有受害者出来揭露，那地方武装就会承受压力。

中国的民意对当地是有影响的，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电力、物资、疫苗，要靠边贸养活人民，也需要中国调停与缅甸中央政府的关系。

黑产内部肯定有奴役与毒打的现象。越是处在产业链的底层或末端，越不把员工当人。但黑产能存在几千年，并不是靠暴力维系，而是靠巧取豪夺的暴利与隐秘而缜密的运行。这个和日本的社团是一个道理，暴力更多时候是一种威慑。

我也听说过很多血腥的故事。“盘总”们和主管为了压榨员工出业绩，会惩罚那些“后进生”。有些园区守卫真的会向逃跑的人开枪。柬埔寨那边经常有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应该也都和电诈有关系。

04

缅甸内乱，黑产之源

面对电诈这个产业，缅甸当地人的情绪其实很复杂。赌与诈，确实给当地创造了GDP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。但大部分“发展红利”，其实是被少数势力或家族瓜分的。

搞电诈的这些人，还间接推高了当地的物价。在邦康叫外卖，一份猪脚饭也要30元，一碗柳州螺丝粉25元，不比深圳上海便宜。

很多年轻的缅华（缅甸华人）会选择去园区上班。2016年，我在内比都采访时请的翻译人员，现在就在苗瓦迪工作。毕竟缅甸其他地方的工资太低了，只有七八百到一千块。而且现在缅币贬值很厉害，官方汇率和黑市价差了40%，在园区反而有机会挣到人民币和美金。

21:00 

输入商户名、菜名

综合排序 配送最快 销量最高 筛选



巷子冒菜

★ 5.0 销量 311

起送 ¥0 配送费 ¥6 45 分钟

158 减 10 返 3 元券 开发票



单人套餐（不含… ¥46

双人套餐 ¥88



3-4 套餐（不含… ¥145



重庆美食人家

★ 4.8 销量 341

起送 ¥15 配送费 ¥6 45 分钟

100 减 5 200 减 10 300 减 20



万州烤鱼 ¥16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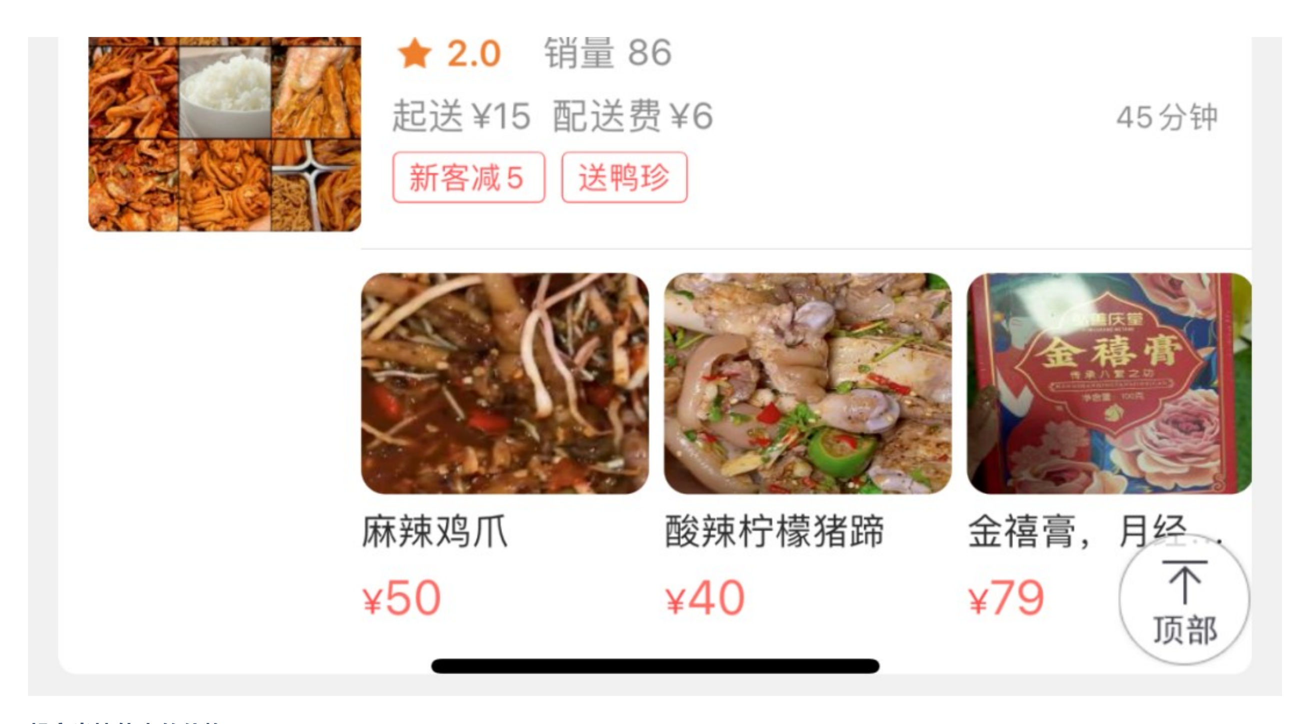
麻辣小龙虾尾 ¥128



太安鱼 ¥88



鸭霸王



邦康当地外卖的价格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当地人对电诈是既恨又爱，甚至爱大于恨。前几天在苗瓦迪，苏奇督司令还请了几十位缅甸僧人替佘智江（早前在泰国被捕的KK园区首脑）搞祈福法会，共有几千名水沟谷村民虔诚地参加。我们眼里的恶魔，在他们心中竟然是英雄。

虽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上班，但接触黑产久了，价值观也必然会受到影响。我在腊戌五保结识了一位小学老师，他刚去勐能上班的时候还挺单纯，打算挣点钱就回来结婚。结果不到一年，已经学会了“溜冰”（吸毒）。

另一方面，电诈和人口贩卖其实极大影响了缅甸的国际形象。当地人包括缅华都很气愤，在他们看来，明明是一些中国人骗中国人，为什么要他们缅甸来背锅？这种情绪相当普遍。

然而根据果敢特行处和佤邦司法委侦破的一些案件，不少当地人也参与了绑架勒索中国人的案件。毒草是会蔓延，最终破坏生态的。


21:07
TELEGRAM
Back
缅
偷渡业务
1,218 subscribers
Pinned Message
🔥🔥昆明——版纳——勐拉 昆明绕路下来版纳再进勐
January 30
昆明——景——勐拉 孟平 孟波 贺岛 邦康 最近一天走六辆车，人太多了拉不过来，有的在等待的老板实在抱歉了，路线是绝对安全的，需要进人的提前联系好，这边好提前安排，需要的联
6.4K 21:12
Leave a Comment
February 3
绿色通道 昆明——景洪 1万一个人 全程绕路 不查身份证，网逃也可以走，到版纳您指定地方付款， 需要的联系
6.4K 00:55
Leave a Comment
绿色通道 昆明——老街 人到付款 全程绕



偷渡团伙从昆明到景洪的收费就要一万多，还不包括偷渡出境的费用。（图/截自电报App群聊）

普通人合法进入缅北，只能走云南的几个口岸，需要有边境通行证，不是边民几乎办不下来。如果是持护照签证入境，目前是不允许前往缅北的。今年5月以后，连腊戌都不让外国人进入了。

正常人如果只在仰光、曼德勒或者内比都、蒲甘这些地方活动，和陌生人保持距离，大体还算安全。但目前缅甸内乱尚未平息，很多地方有宵禁，国际制裁也对缅甸国内经济与生活水平造成了很大影响，何苦去那里呢？

今年境外电诈的讨论度越来越高了。一方面，我们和泰国、缅甸、老挝这几个国家开了好几次高级别的会，商讨怎么联合打击电诈，网越收越紧；另一方面，国内舆论铺天盖地，“盘总”们感受到了空前压力，也在考虑转型或者挪个地方。

以前他们从菲律宾跑到柬埔寨西港，又从西港跑到老挝和缅甸。除了在当地能找到保护伞，很重要的原因是运营成本低、服务和生活配套完善，而且和中国几乎没有时差。没时差这点非常重要，有些园区在迪拜，和国内差了四个小时，你就得跟着中国时间走。

龙城、DIP、双子凤凰这些中东园区已经有很多公司了。如果缅甸不好待，这些人要么继续在东南亚流窜，要么还是得去迪拜。

黑产绝不是今天才出现的。作为人类社会不见光的另一面，它和主流文明一起存在发展了几千年。“捞偏门”的复杂程度，只会比大家都熟知的“正道”更高。

它的背后自有一套严密的生态体系与运行逻辑，暴力与恐怖反而是很表面的东西。电诈能在一个地方生根发芽，一定是那里的生态需要这棵毒草，或者说黑产与当地形成了互相滋养甚至互为依存的关系。



谷歌地球上的KK园区，赫然写着焚烧区、水牢、集中营、狗推终点站等惊悚的地标。（图/Google Earth）

拿最臭名昭著的KK园区来说，这个园区位于缅甸边境上，与泰国湄索只有一河之隔，由克伦边防军保护。克伦边防军这个组织，名义上归缅甸国防军领导，实际上是一支半独立的民族地方武装。它要在内战乱局中生存、发展，就需要大量军费支撑。

电诈恰恰属于“风险比贩毒小、利润比贩毒高”的业务，边防军司令苏奇督就是KK等多个园区的股东。像边防军总部所在的水沟谷，如果去到那里，你会发现当地发展得就和国内小镇差不多，中文招牌遍地都是，甚至有vivo手机店，比苗瓦迪市区还更有人气。



水沟谷。

没有电诈这棵毒草输血，缅甸的很多势力早就熬不过疫情，弹尽粮绝了。要取缔黑产，当地能愿意吗？拉闸断电、断网甚至断卡，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电诈，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还得对那些地区进行深入的“生态改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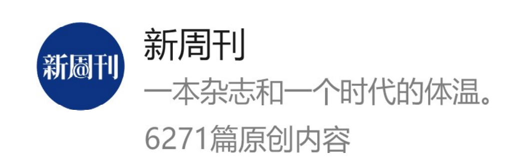
劝说当权者不要饮鸩止渴容易，但具体怎么腾笼换鸟，恐怕短期内谁都拿不出方案来。就像勐拉、果敢和佤邦，当年放弃种大烟（罂粟）搞替代种植，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、浩大的工程。

灭一个KK园区容易，可只要生态没变，就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园区冒出来。2021年6月底，佤邦联合党中央也发过通知，要求全邦清理整顿、逐步退出电诈业务。实际进展如何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悲观一点说，缅甸内乱一日不平息，黑产和它的保护伞就不会放弃火中取栗，各方合作打击犯罪的努力就会事倍功半。

我现在看到的这些，最后会做成一部新的片子，名字我还没想好，最终能走到哪一步，能呈现什么，我心里还没有底。我所见到的黑产就像台风眼，台风的中心区域可能云淡风轻，但它掩盖的是无底的深渊。

校对：赖晓妮，运营：小野，排版：熊梓瑜



新周刊

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。

6271篇原创内容

公众号











阅读推荐





读完点个【在看】👇

文章已于2023-08-19修改